



站在羅莎鎮嘆息墓園深處的一棟老洋館前，艾萊悠手拿著一張紫色邀請卡，一臉地驚恐。

「嗚嗚嗚嗚——我那時候絕對是做了什麼事情，才會受到可愛的莎莎小姐如此地邀請，但是為什麼偏偏地點會是在這個地方？話說回來約會也要挑個好地點啊，天時地利人和什麼的其實我們明明就有如此良辰吉日可以挑選，選在這種地點這種時候不是根本讓人害怕的要命嗎？這到底是什麼派對啊，能不能有幾個漂亮可愛的小姐們穿件禮服出來晃晃呢？說起來我不會是真的要走進這間大屋吧……」

艾萊悠一邊搖頭晃腦著，一邊喃喃自語，而後，當他又繞過大門口，走近右側圍牆時，他發現眼前有位男孩正在森林四周謹慎地走著，彷彿在確認著什麼事情。

「欸、那個人是……？」

雖然當下其實有被對方嚇了一跳，不過由於對方熟悉的身影，讓艾萊悠有些好奇的多看了幾眼，
同時間，對方也剛好抬起頭，與艾萊悠四目相交。

「……………」

兩人沉默地互望幾秒，而後，對方撇開眼，似乎無視於艾萊悠，仍舊繼續調查著什麼。
但是，透過剛才的接觸，艾萊悠早已經知道對方是何人，原先有些緊張的心情也跟著放鬆。

「哦、哦？哦哦——！！欸——這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突然出現又會突然失蹤的米特嗎？」

碰上認識的米特，艾萊悠相當歡愉地湊近對方，並巴上了對方的手，
當然艾萊悠自己也完全沒注意對方那一臉厭煩而又帶著無奈、似乎想翻白眼的表情。

「唉呀——在這種夜晚、這種場合、這種狀況下，
能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真是太美好太幸福了啊啊——
雖然說也有夥伴們陪著我，不過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地方果然還是很可怕的嗚嗚嗚嗚——」

我說米特～米特～米特啊啊啊啊——」

艾萊悠巴住米特的手，並且開始哀哀地叫著，說到恐怖的激動處，甚至眼泛淚光，一臉可憐模樣。

雖然換做是其他人，我們無法肯定對方的反應，但是由於艾萊悠碰上的是米特。

一個自稱自己是本大爺的米特，今年11歲，身高156公分，性格上算是頗為狂妄的米特大爺。

於是乎……

「……你吵死啦！！還有！快把眼淚擦一擦阿！！別邊哭邊抓住本大爺的手！！」

米特狠狠地甩了甩艾萊悠巴住自己著的手，當發現艾萊悠甩不掉的時候，就多甩個幾次，並且一邊對著艾萊悠大吼著，雖說他是害怕眼淚沒錯，不過一來是他怕的是女孩子哭、二來呢……這艾萊悠根本一點都不值得同情吧？

先不論平時在這村、在那村、在上頭、在底下都能聽到這傢伙莫名其妙的行為舉止，光是在這邊鬼吼鬼叫、哀哀哭哭就足以讓人覺得吵死了。

更何況，身為一個大男人、還是個16、或17歲的大男人，更別提那號稱170的身高了，縮在自己的身旁、巴在自己旁邊，這還像話嗎這個？

一思及此，米特又用力地甩了甩手。

「嗚嗚、幹嘛這樣——唉呀，你知道這種在陌生又恐怖的地方上，居然還能夠碰上了熟悉的人的面孔，這是一件多麼高興的事情嗎？」

艾萊悠哀怨哭哭。

「不，我不知道。」

米特的冷淡回應。

「雖然說很可惜不是可愛的小姐陪伴，
但是有看到米特你其實勉強也滿讓人高興的就是了……」

艾萊悠看起來有點勉強。

「誰不高興了啊！說起來，你這傢伙不要在這裡妨礙本大爺調查啊！」

米特看起來非常震怒。

「嗯？對喔，話說回來，米特你怎麼也在這裡？」

米特的震怒顯然沒有傳達給艾萊悠，艾萊悠望著米特，一臉地疑惑。而面對艾萊悠如此自顧自的話語，米特認真地思考著應當用什麼樣的方式將這牛皮糖從手上甩下來。

而在此時，艾萊悠注意到從森林圍牆邊另一角落旁的草叢裡，似乎有什麼東西……飄了過來？這股怪異感令艾萊悠下意識的更加緊緊巴著米特的手。

「喂，你這——」

米特忍不住轉頭，想朝著艾萊悠再次開罵。

「米、米特米特米特，是、是不是有什麼……？」

但是艾萊悠瞧也不瞧米特一眼，眼睛直瞪著黑暗中的草叢，並且一邊拍打著米特的手臂、一邊帶點驚恐的哀怨語氣說道。

「哈啊？」

望著艾萊悠那與方才喃喃自語、自己嚇自己的行為模式似乎有更加嚴重的狀況，此時真心不對勁的也讓米特感到疑惑，於是，米特順著艾萊悠的視線方向望了過去。

只見圍牆邊角落的草叢裡，有某種『東西』正往他們所站的方向緩緩飄近，最詭異的是，當艾萊悠靜下來以後，除了彼此的呼吸聲，他們還聽見了類似啜泣般的嗚咽聲，另外，與其不大對稱的是夾雜在嗚咽聲當中，那彷彿快步移動於草叢中、沙沙的腳步聲。

「嗯？等等，那是……？」

米特眯起眼，望著那越飄越近的東西，似乎察覺到了什麼，
由於米特專注地盯著那東西，導致於艾萊悠也只得望著那不斷傳出嗚咽聲與腳步聲的草叢望去，
只見那東西的身上還揮舞著什麼，隨著那越近而越清晰的腳步聲，
就在艾萊悠覺得心臟快驚嚇到爆表時，突然，從那東西的後頭，有對雙手透過黑暗冒了出來，
並且，還從那東西的身上抽走了什麼東西。

「哇啊啊——什麼什麼什麼什麼？那是什麼？那到底是什麼？」

這十足的驚悚場面讓艾萊悠忍不住一邊慘叫著，一邊躲在米特的背後，不敢窺視。
而米特一手雖然被艾萊悠緊緊巴在身後，卻也將另一手往後伸向口袋，預備有情況就喚出夥伴協助。
但是，下一秒跳入自己眼前的狀況，不由得也讓米特愣了幾秒。

從那東西——靠近洋館的街燈下照耀，可以看出是隻正飄浮在空中、藍綠色的夢妖，
此時正轉過身，面向著身後那有些喘著、剛從黑暗的草叢中竄出、戴著眼鏡的黑髮男孩。

「欸——等等！我可沒有說要參加呀喂！」

將方才從夢妖嘴上叼著的邀請卡奪走，夢妖的表情隨即顯得有些興致缺缺，
而黑髮男孩一邊往前繼續走著，並且不斷對著夢妖叨叨念著。

「這種東西八成是假的啦！

絕對是趁機抬價收費的鬼屋，進去前還會說『請勿毆打工作人員（泣）』的提示。

而且我可沒有足夠的膽量喲，不要小看家裡蹲啊。」

黑髮男孩一臉理直氣壯的如是說道，身旁的夢妖瞥了對方一眼，似乎充滿著不以為然的意味。

「這種東西就是要隨便塞給路人讓他們度過愉快美好的一天呀。比如說像那個。」

將視線轉向了左前方，雖然只看見了什麼深藍色的一塊布，但是直覺上應該就是個人，
想著對方與自己八成都是相同的人類，於是黑髮男孩相當隨意地拍了拍旁邊的訓練家肩膀。

「什麼都別說，總之這個拿去，免費的，不用白不用。」

黑髮男孩以相當誠懇的語氣說著，並且毫不猶豫地便將邀請卡塞了過去。

「哇呀啊啊啊啊——有東西拍我！什什什什麼什麼啊啊！發生什麼事了哇啊啊啊——」

原先躲在米特背後的艾萊悠，冷不防地便被黑髮男孩拍了個正著，而他面前不斷遭受著慘叫凌虐的米特，此時只得翻了個白眼，頭上的青筋更加明顯地浮現。

「噢哇？！」

而黑髮男孩也同時被眼前的艾萊悠的慘叫聲給嚇了一跳。

「嗚嗚嗚嗚嗚嗚——什麼什麼什麼？是人還是幽靈啦——」

艾萊悠用力地巴著米特的手，遲遲不敢望向身旁的黑髮男孩，只是以充滿驚嚇的語氣詢問。

「過度緊張了啦過度緊繃了啦！鬼屋都還沒到啊！」

黑髮男孩望著艾萊悠的反應，搖了搖頭，不知道該說是見怪不怪抑或是完全無所謂的意思，當然，或許更也可能是沒有什麼意識到或許是自己方才的畫面太嚇人的緣故。

「欸、欸？咦咦？」

聽見對方如此冷靜的聲音，艾萊悠總算抬起頭望向了對方，以著驚嚇到似乎茫然的表情。

「艾萊悠我來了喔～真是的，大老遠就聽到你的慘叫……嗯？」

清脆的嗓音自艾萊悠、米特以及黑髮男孩的身後響起，戴著新造型的心型帽子，紅髮女孩從米特及艾萊悠的身後走近，一邊有些無奈的說著，一邊又往前走了幾步，而後，她瞧見了艾萊悠前的米特、以及艾萊悠身旁的黑髮男孩。

「嗯？你已經找到人陪了嗎？」

望著艾萊悠眼前的米特，又看了看艾萊悠身旁的黑髮男孩，紅髮女孩歪著頭詢問。

「哦、哦！！！是可愛的苗一せ……」

「……啊，妳好。我是個正在回家路上的自宅警備路人……請不用在意。」

黑髮男孩望向了對方，莫名其妙地便對對方點著頭，並揮了揮手上的邀請卡。

「慢著，那個自宅警什麼備的那個是什——說起來你這傢伙不是山田嗎！

把我嚇得小鹿亂撞什麼的，結果原來你是之前在樂奏小、不對，我是說樂奏那邊看到的山田啊！」

查覺到紅髮女孩的存在，艾萊悠有如天使降臨般的感動，正當要再次進行一番感人肺腑的長篇大論時，
隨即便被一旁悠哉打招呼的黑髮男孩給打斷。

一同聽著黑髮男孩的自我介紹，艾萊悠在轉過頭下意識地吐槽時，
由於那似曾相識又不那麼有印象，讓艾萊悠一時有些失神，
但依照艾萊悠長年關著人類動態的記憶力而言，對方卻又讓自己感到眼熟眼熟的……
而後，腦筋一動，突然想起了當時『關注點』的艾萊悠，自然而然也跟著想起了對方。

原來，這嚇到自己還打斷自己準備要說出高昂而激情的苗耶歡迎詞的黑髮男孩就是見過幾次的山田，
於是，他以充滿著哀怨的神情及語氣，一邊仍舊巴著米特的手，一手則指向山田控訴道。

「不，有關於這件事，雖然我該先佩服閣下好記性大概堪比你其實把我們的時間都暫停了，

然後偷搭了一趟時光機，最後又再偷偷潛返回來，再假裝神不知鬼不覺告訴我這件事情對吧？

請把身後的無耳貓交出來吧，乖乖不要抵……咳，應該是你認錯了，我只是個想回家的路……」

被艾萊悠一手指著、正被控訴著的山田，再一次地舉起手並揮了揮手上的邀請卡，試圖反駁的同時，
也舉出了個在場人員正欲思考該如何吐槽的話語時，原先站在一旁的夢妖則是推了推山田的臉頰，
似乎是要提醒山田什麼一樣，山田又趕緊改口，但正當他話沒說完，卻發現艾萊悠又再次轉過頭，
並且面向方才打招呼的紅髮女孩——苗耶。

「啊、苗耶——我還以為妳不會來呢——啊嗚嗚嗚嗚雖然這裡是如此的可怕什麼的，
可是如果說有可愛的妳能夠陪著我的話，無論怎麼樣我都還是會很高興的！」

艾萊悠的臉上露出感動得無以復加般的神情，雖然他仍巴著米特的手臂不放，
但卻仍能試圖甩了甩頭髮，以表現出自己帥氣的一面。

正當四人中，尚未來得及開口回應艾萊悠的話時，從苗耶的身後也再次傳來了對話聲，
那是相當爽朗而活潑的聲音。

「地址上寫的好像是這個方向吧？哦啊？哦喔喔喔！」

有著一頭像是剛烤過的吐司邊髮色的亞雷，原本正高興地四處東張西望，
而就在他望見艾萊悠等人後，他露出了一臉興奮的表情，並且回過頭對身旁的姐姐——雷安說道。

「哇啊雷安快看啊，有教主耶！」

「欸欸欸欸？」

聽見了這陣子以來，漸漸習慣的代名詞，艾萊悠下意識轉過頭望去，以著充滿驚訝而疑惑的眼神。
而亞雷此時也正低下頭，並且一邊笑著翻找自己的包包。

「嘿嘿～照一張傳給其他人當待機畫面！」

一邊如此笑著說道的亞雷，邊從包包裏頭拿出了通訊器，並且試圖對準艾萊悠。

「.....」

相較於亞雷興奮的神情，反倒是站在一旁的雷安，就比較像是個正常人。
儘管處在目前這樣怪異氣氛中，如此反應冷淡而正常的，或許才更加不正常。
總而言之，在瞧見亞雷拿出了通訊器並試圖拍攝後，
雷安只是邊拍打亞雷拿著通訊器的手以外，一邊朝聚集在房子前的人們望去。

而艾萊悠則在發現亞雷拿出通訊機後，立刻用另一手拉起了斗篷，並遮擋住自己的臉。

「等、等等，在你拍照之前讓我先打理一下啊啊啊啊啊——我要帥氣一點的鏡頭！」

艾萊悠嚴正抗議。

「沒問題沒問題，教主就像平常一樣就可以了喔！」

亞雷一邊笑著回應，一邊試圖要從艾萊悠遮擋著的死角拍攝。

「哪裡可以啊慢著！嗯.....欸？」

正當艾萊悠一手巴著米特，一手努力想阻止亞雷拍攝時，他突然想起了什麼，因而動作遲緩了幾秒，
然後，他抬起頭，暫時先略過那仍舊拿著通訊器啪擦啪擦放閃的亞雷，並將視線移到亞雷身旁.....。

「？」

查覺到艾萊悠的視線，雷安先是輕瞄了一眼邀請卡上的地址做好確認後，便朝艾萊悠點了下頭。

「哦哦哦哦——這不是美麗的雷安小姐嗎！

哎呀——能在這種雖然有點恐怖又讓人覺得好害怕的夜黑人靜、不太適合約會，
但是又很難得的狀況下遇到妳，真是太讓人高興了啊——

如果我們的時間能再挑好一點，一定更適合來個浪漫的月下約會對吧？」

接收到雷安說是善意，但也被艾萊悠解讀成熱情的招呼後，艾萊悠立刻撤下手上的斗篷，左撥一次頭毛、右撥一次劉海，確認自己應當是維持著英俊瀟灑、帥氣逼人的模樣後，一邊對著雷安說道，還一邊帶著有些哀怨般的表情，抬起頭望向天空，當然，此時陰森的天色怎麼可能會去符合他所想著的什麼花好月圓的幻想。

「嗯？怎麼麻煩的人越來越多了……。還有，你很害怕嗎，艾萊悠？不要一直抓著我。」

望著一個、一個又一個的人都像雨後春筍那般冒了出來，與其說是厭煩，不如說已經感到無奈到頭痛的米特，在下了個看完眼前鬧劇的感言後，決定先解決打從最一開始就黏到現在還死不肯放開的黏人精。

「唉啊——不要這樣說嘛——我我我我我只是稍微有那麼一點受到了小小的驚嚇而已啊！」

在被山田這麼一嚇、苗耶這麼一問，還有亞雷這樣一拍與雷安的招呼後，艾萊悠突然也稍稍地冷靜了一點，而在米特冷淡的詢問下，艾萊悠這才驚覺到此時不良的姿勢，一邊迅速從米特的身上跳開，並且急忙地想為其餘向他注目著的人辯解那麼一下下。

「哇啊～和朋友們打鬧中的教主耶！好耶，傳送！」

抓到拍照時機的亞雷，毫不猶豫地便按下通訊器的快門鍵『喀擦』，並笑著說道。

「慢著那邊的亞雷，你是傳給誰啊等一下！

然後這個才不是打鬧，話說回來即使是打鬧，你剛才拍的到底是哪一張啊？」

這邊的艾萊悠震驚的回望著亞雷。

「喂，你！該不是把本大爺也拍進去了吧？本大爺我可不想和這傢伙一起合照啊！」

那邊的米特指著艾萊悠，一臉嫌棄。

「等等米特，能夠跟我這帥氣十足的艾萊悠合照，可是三生有幸的事情啊！

多少可愛又美麗的小姐們想要都還需要再等個一下下啊——你的臉為什麼一臉嫌棄啊！」

艾萊悠試圖挽回自己的帥氣形象。

「哈啊？那剛才才是誰一臉快哭、不對，是根本已經哭了的模樣死巴在我身上不放的？」

米特毫不留情地點出事實。

「欸、不是，這個、那個，你……欸……」

不過，當無法做出辯解、或是該說艾萊悠發現即使辯解大概也沒什麼成效時，艾萊悠決定再次拿出他另一項絕活——胡言亂、不是，聲東擊西，總而言之，就是扯開話題就對了！

「欸——噢噢噢！說起來，莫非米特，你會在這……啊不是，除了苗耶以外，亞雷跟雷安小姐，

還有山田你手上拿的那個，難道你們也都有收到那張邀請卡嗎？」

打定這個主意的艾萊悠，一邊這麼對著眾人們說道，一邊又從背包當中，拿出了邀請卡。

「嗯嗯，有喔，當然拿到囉！」

不知道該說是好騙，抑或該說是開朗而不多想的亞雷，順著艾萊悠的話，相當爽快的回應著。至於一旁的雷安，儘管方才艾萊悠對著自己說了一長串的話，不過，看看艾萊悠其實也似乎並沒有非要自己回答的意思，而且自己也懶得回應，便與亞雷的動作相同，僅僅只是直接亮出了手中的邀請卡，就算回應了艾萊悠的詢問。

「雖然是拿到了這張邀請卡，不過大家怎麼都聚集在這裡？」

亞雷一邊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邀請卡，看向了艾萊悠後，也同時望著米特、苗耶和山田詢問著。

「我是被艾萊悠叫來的，他在通訊器裡面跟我說莎莎小姐被邀請什麼的，又有幽靈什麼的……」

習慣了艾萊悠總是異於常人的吵鬧與躁動，苗耶只是在抵達現場後，便四處的看了看老洋館的周圍，
直到亞雷詢問出比較正常的問題後，才轉過頭，思索了幾秒，緩緩開口。

「嗯……覺得很不放心，就想說來這裡看看了。

不過，在過來的途中也遇到了莎莎小姐，所以，我也有拿到邀請卡，也大概知道艾萊悠到底在說什麼了。」

伸出一隻手，壓了壓帽子，望向了一臉哀怨而無辜的艾萊悠，苗耶有些無奈的回應。

「……只是湊巧被這傢伙纏住而已。」

雙手環胸，在好不容易掙脫開艾萊悠後的米特，勉強也回應了乍看下是個正常人的亞雷的提問。

「哦哦？原來是這樣啊！嘿，你們好，我是亞雷，旁邊這是我姐姐，雷安！」

扣除掉艾萊悠，獲得了其他兩人回應的亞雷只是笑嘻嘻的點頭，並向兩人友善的打招呼，而其他兩人也向亞雷回著相同的禮數，倒是說……

「那位是？」

看著已經互相介紹的幾人，將自己的介紹交給亞雷處理的雷安，突然開口了，並且望向一邊角落。

這麼一個簡單的問句，便相當吸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順著雷安的視線望去，只見從剛才便與夢妖站在一旁、不對，是已經蹲到了一邊角落的山田，正在與夢妖說著什麼悄悄話般，
若不細聽，或許也不會留意到那些究竟是什麼話語。

於是，眾人好奇的湊近了山田。

「你看，有邀請卡的人不是超多的嗎？這果然就是商業用鬼屋對吧？無論是不是要走進去，

說不定等等再走個幾步路或多等個幾秒鐘就會看到紀念品商店跟強迫拍照啊——？莫非這就是新的鬼屋宣傳方式嗎？或者你覺得我遇到的這些人莫非也是鬼屋員工之一？我記得前陣子在什麼電視裡面的『呼呼開這房』的節目裡面有這種場景啊，裝作是客人之一，結果其實是跟著員工一起的什麼整人節目秀啊，那也是有可能的對吧？」

「不，這個你絕對想多了，我才不可能來參加這種什麼恐怖東西的節目啊——！更何況我記得這應該會是個充滿著美麗與可愛的小姐們穿著禮服晃來晃去的地方才對。」

「.....艾萊悠，那你到底是在哪裡跟我在通訊器裡哭著說這裡好黑好暗好可怕的？」

「你那都是哪來的幻想？本大爺也不可能參加這種聽起來就相當無聊的節目好嗎。麻煩死了。」

「欸——所以我們正在錄影了嗎？哇啊——！攝影機在哪裡，好像很有趣啊！」

「你也肯定誤會了什麼。」

就在山田正與夢妖那麼一句、不對，該說是相當多句的悄悄話當中，眾人們也毫不掩飾自己正在進行光明正大的竊聽行為，更何況還會答腔呢。

理所當然，這樣子答腔，還互相吐槽的狀況也讓山田霎時明白自己已經被注目了。既然已經被注目了那也沒辦法。不過這還是不會影響到他試圖想回去溫暖帳篷的心情。

「啊，這個，我沒有要進去的意思，所以既然大家都有邀請卡了，那我就在這裡向大家告.....痛！」

山田站起身，以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將視線飄向遠方，

打算說完後便像電視上那神速般，只需要一跳就可以跳到下一個場景的方式，立馬快閃就對了。

說是這麼說啦，不過山田的計畫裡，似乎總是會有漏掉那麼一個傢伙——我是說他的夢妖夥伴。

正當山田欲向大家告別的時候，一旁的夢妖毫不留情地拉扯著山田的頭髮，看看其警告意味甚是濃厚。

「鬼屋之旅隊友募集中，誠徵坦克走前面！」

看看那原本要對大家呵呵一笑說聲『計畫通り』的山田也只得迅速改口了。

「哦哦喔喔？所以我們是要進去的意思了嗎？要進去洋館嗎？」

「給我等一下那個隊友是要去哪募集的，坦克在哪啦！你們不會真的是要進去這鬼、呃，地方吧？」

「……本大爺根本就不吃一套，只是覺得一定有哪裡不對勁才來調查的啊。」

「嗚嗚嗚嗚——如果可以的話，我真心希望完全沒有不對勁的啊啊——苗耶，妳不會也要去吧？」

「……唔。」

被詢問的對象，感覺起來有點猶豫。

此時，不知道是從哪個方向、當風吹起，老洋館的周邊，似乎也傳來了不尋常的陣陣聲響。

「莫非節目就要開始了嗎？夢妖我們真的也要一起加入錄影了嗎？妳真的不再考慮一下嗎？」

「我的天啊啊啊啊——不會真的打算進去吧——嗚嗚嗚嗚嗚——」